

五、起死回生，召喚生機

1992年臺灣「文化藝術獎助條例」公布，90年代中期高燦興陸續承接公共藝術，包括校園深具教育性的公共藝術及具有指標性的公共藝術，如佇立於行政院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的〈卓越與親民〉，與〈繼往開來——中埔情〉，立於嘉義中埔鄉高速公路交流道附近，具有地標意義。

由於高燦興在海內外鋼鐵藝術的卓越表現，2000年榮獲吳三連獎，他不因獲獎得意忘形，為使藝術永不退轉，更前往美國芳邦大學留學，60歲時獲得藝術碩士，精神可嘉。回國後任教東海大學及臺灣藝術大學，是深受學生崇敬的好老師，他傾囊相授，傳承技藝，為鋼鐵藝術教學注入新活水。63歲卻意外得腦瘤，瀕臨死之邊緣，幸於一年後康復，他再度奮起，獲邀參加威尼斯雙年展平行展。

〔右頁圖〕

高燦興 生態九號 1999 不鏽鋼、鐵、木 175×155×100c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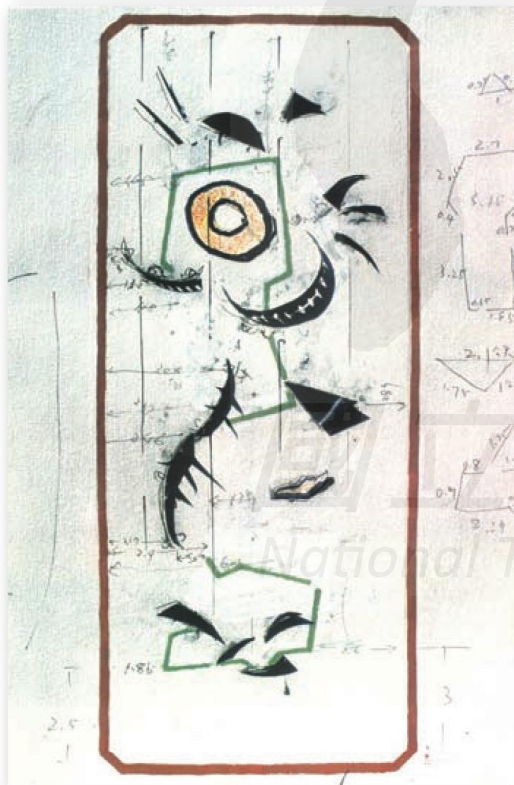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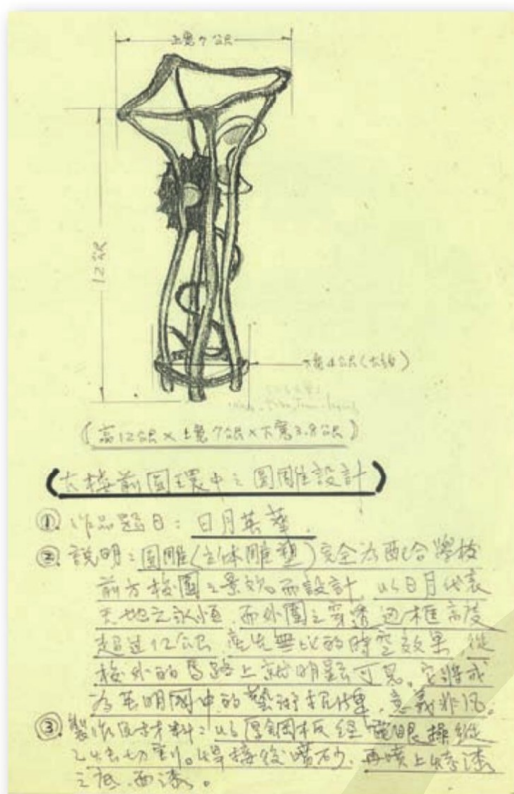
〔下圖〕

2011年，腦癌病癒後的高燦興，再度應邀前往德國參加卡茲考雕塑營，與德國友人一起享用午宴。

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useum of Fine Arts



〔上圖〕
高燦興手繪之〈乾坤〉(日月英華)草稿。

〔下圖〕
高燦興手繪之〈光陰〉草稿。

公眾美學，為在地環境 打造公共藝術

在1992年「文化藝術獎助條例」公布，明訂：「公有建築物所有人，應設置藝術品，美化建築物與環境，且價值不得少於該建築造價百分之一。」公共藝術是讓藝術品由殿堂走入民間，使藝術介入生活空間，豐富都市的景觀，也為藝術家提供諸多的創作可能性。然而公共藝術的設置，藝術家須事先有完善的規畫與運作機制，對於設置地點、使用材質、作品結構、防風防震等災害預防，或作品與周圍環境空間的關係及影響皆須審慎評估，才能為環境量身打造出優質的公共藝術。

1995年高燦興承接高雄英明國中三位一組的校園公共藝術。高達12米的抽象雕塑〈乾坤〉(日月英華)，高燦興使用中鋼的鋼板進行雷射切割，四根直而不直、彎曲有致的線性鋼條牢牢植根大地，組成一個立體結構，再將鋼條彎折打造出如雲朵、月亮、太陽的意象，在開放的結構中，穿梭著有機的線條，似乎象徵教育的百年大業是與自然合一的順其道而行，才能登峰造極。

〈光陰〉(P91)是一片20米高，7.5米寬的巨型牆面，高燦興以弧形、三角形、鋸齒形、長方形、圓錐形的鐵板，巧妙組成一個時間劇場，在光線的推移與雲彩的變化中，充滿詩意的想像力，也蘊含著無窮的時光流轉，即使時間不斷老去，光陰一再荏苒，藝術仍是永恆的新。藝術家把抽象的感覺基調，藉由抽象的鋼鐵組合，焊接在牆面，遠觀猶如一幅凹凸起伏，有著節奏感的巨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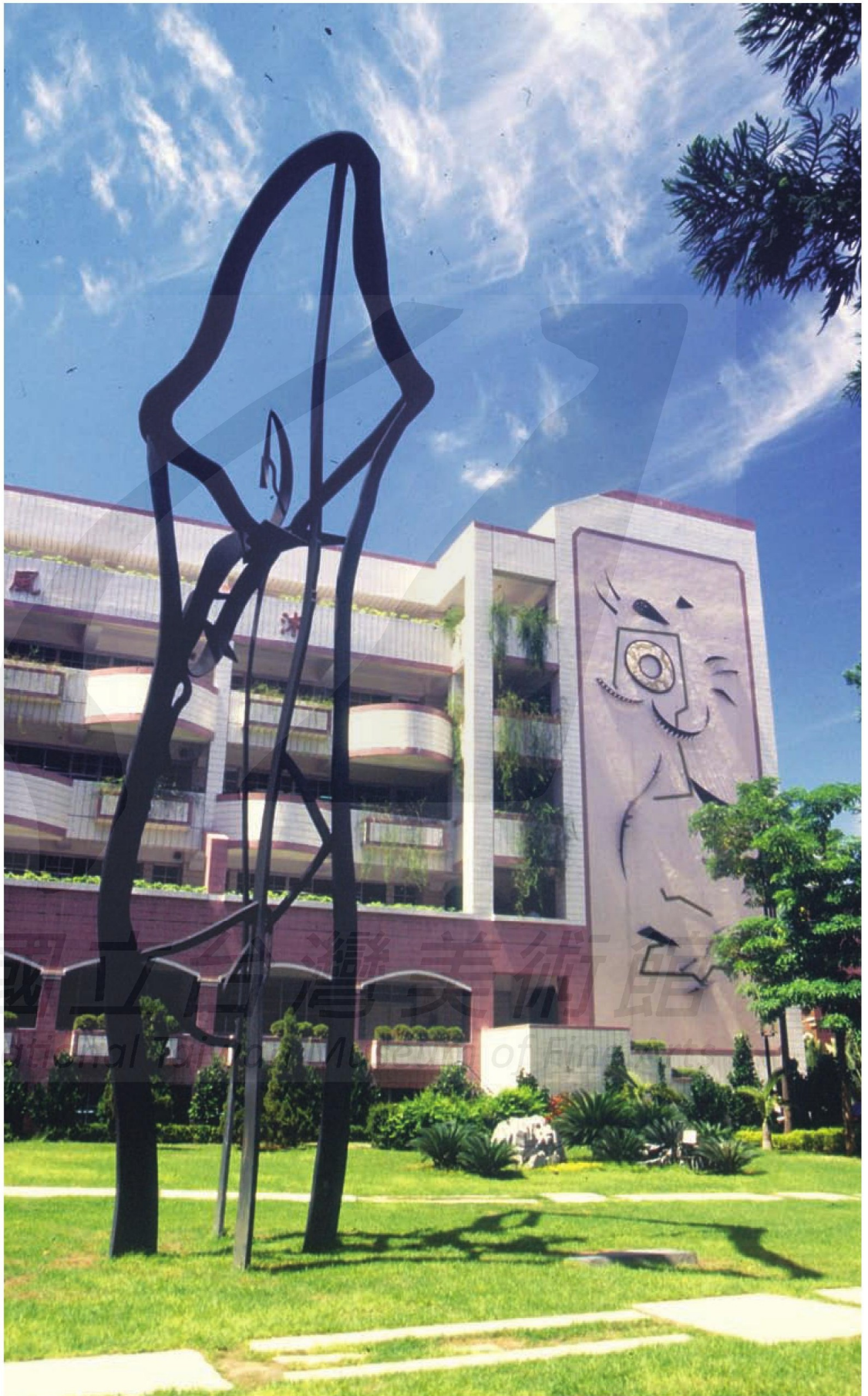
藝術家生來就是與時間相抗衡，像高燦興鍛鑄了二十幾年的功夫，如今才能以他精湛的技術，隨心所欲



高燦興的鋼鐵雕塑作品〈乾坤〉（日月英華）。（高雄市立英明國中提供）

【右頁圖】

設置於大樓牆面的巨幅公共藝術作品〈光陰〉。(高雄市立英明國中提供)



坐落於英明國中校園裡的〈乾坤〉(日月英華)與〈光陰〉。(高雄市立英明國中提供)



[右頁左上圖]

高燦興手寫的〈自然而然〉作品說明。

[右頁右上圖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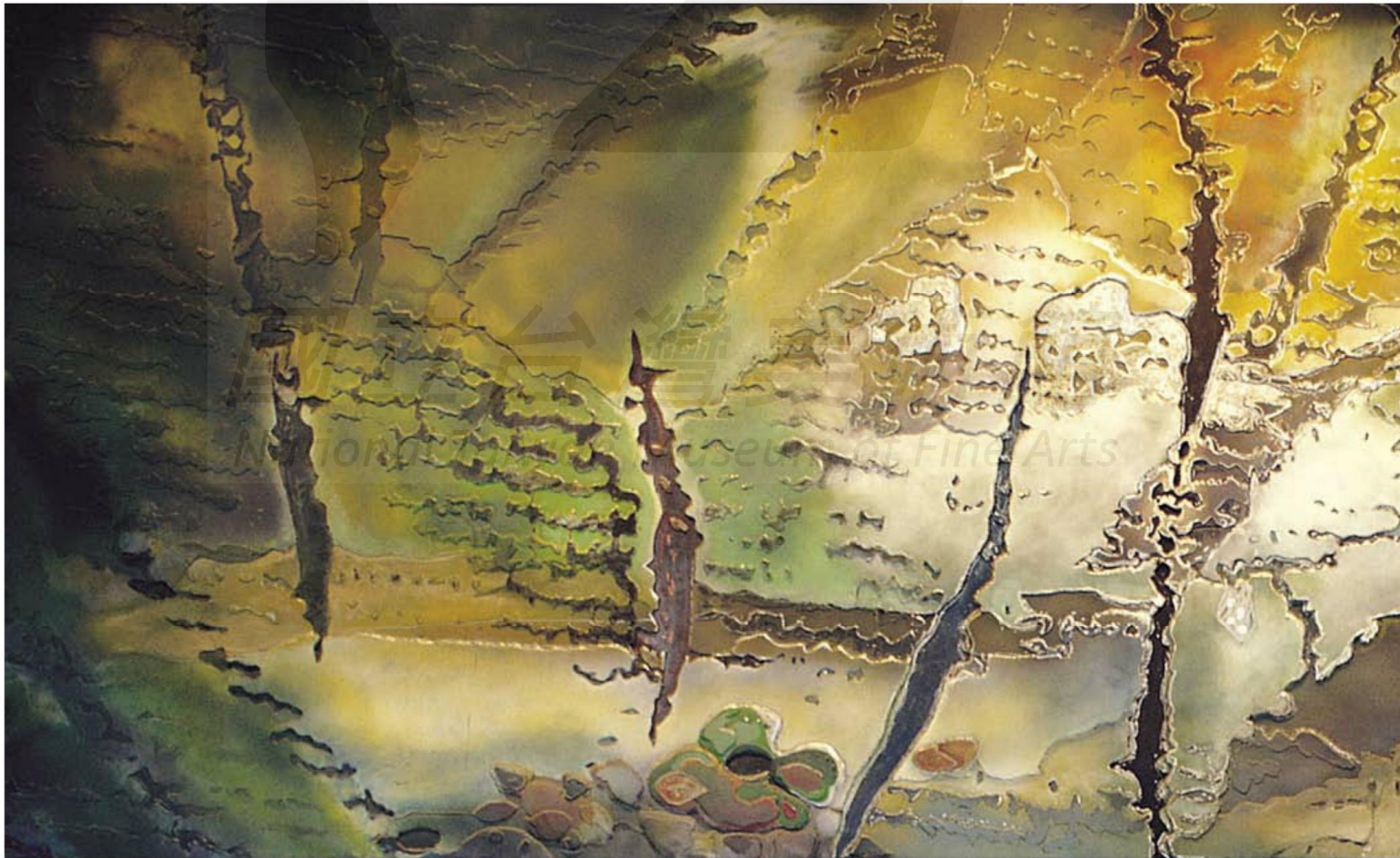
正以焊槍在不鏽鋼板上創作〈自然而然〉的高燦興。

地具現盤踞於他心中的藝術想像，再次挑戰自己。

〈自然而然〉是一件不鏽鋼浮雕作品，他以焊槍當畫筆，在8米長的大片不鏽鋼板上熔焊出深深淺淺的線條，再烤漆上色，創作出一幅點、線、面構成，猶如油畫般的抽象畫，顏料的自由流淌，線條的流暢舞動，若非高燦興嫺熟的材料掌控能力，無以致之，他多張草圖的設計與施作的精細已預告了作品的完成度。

此外，2000年高燦興創作的公共藝術品〈卓越與親民〉(P94)，高度約5米，佇立於行政院公務人力發展中心戶外庭院。抽象的線條，向上攀升串接、穿透，形塑成寫意的變奏人群，是高燦興以5公分厚的鋼板進行雷射切割，再進行不同弧度的焊接，使有機造型的鐵板相互緊緊圍繞，再以黃色烤漆上色。雖然鋼板原有的質感消失，但那金黃色的溫暖鐵板似凝聚成一股向上飛揚的火焰般的能量，象徵公務人員的和氣親

高燦興 自然而然 1995
不鏽鋼烤漆 240×800cm
高雄市立英明國中校園浮雕





〔80R X 24R (加框)〕 牆面10.5 X 3.5R

〔高雄市立華明國中新大樓 樓走道浮雕設計〕

- ① 作品題目：自然而創
- ② 說明：教育即生長，生長理應順其自然，而非揠苗助長，如此才能使青少年們獲得五官均衡的發展。本作品以一面十分藝術性的浮雕呈現出華明國中的精神。
(長80R, 寬24R)
- ③ 製作及材料：以不銹鋼板為主，配合少許必要的一般軟鉛。經焊接切割及部份磨光打亮後再加以漆滾噴刷。浮雕四邊的框以鋼鐵或木料得依接近完成時期的作品效果作決定。





民，與群策群力的團隊精神。

2001年的公共藝術作品〈繼往開來——中埔情〉，是位於嘉義縣中埔鄉高速公路交流道附近的幾何抽象焊鐵雕塑。高燦興以「中」字為意涵，以鐵片折彎成管狀立體的黃色呈現，象徵中埔鄉繼往開來，中流砥柱的地標意義。

高燦興這兩件公共藝術，明顯地與他平日重視的「雕塑本質」在色彩塗裝，或表面肌理，甚至造型風格上，不全然契合；畢竟公共藝術不像藝術家在工作室盡情發揮的創意工作，而是須與許多政府單位與公共藝術評審委員，作多方面的溝通，難免藝術家的個人意志與工程角度的

[左頁圖]

高燦興 卓越與親民

180×160×480cm 2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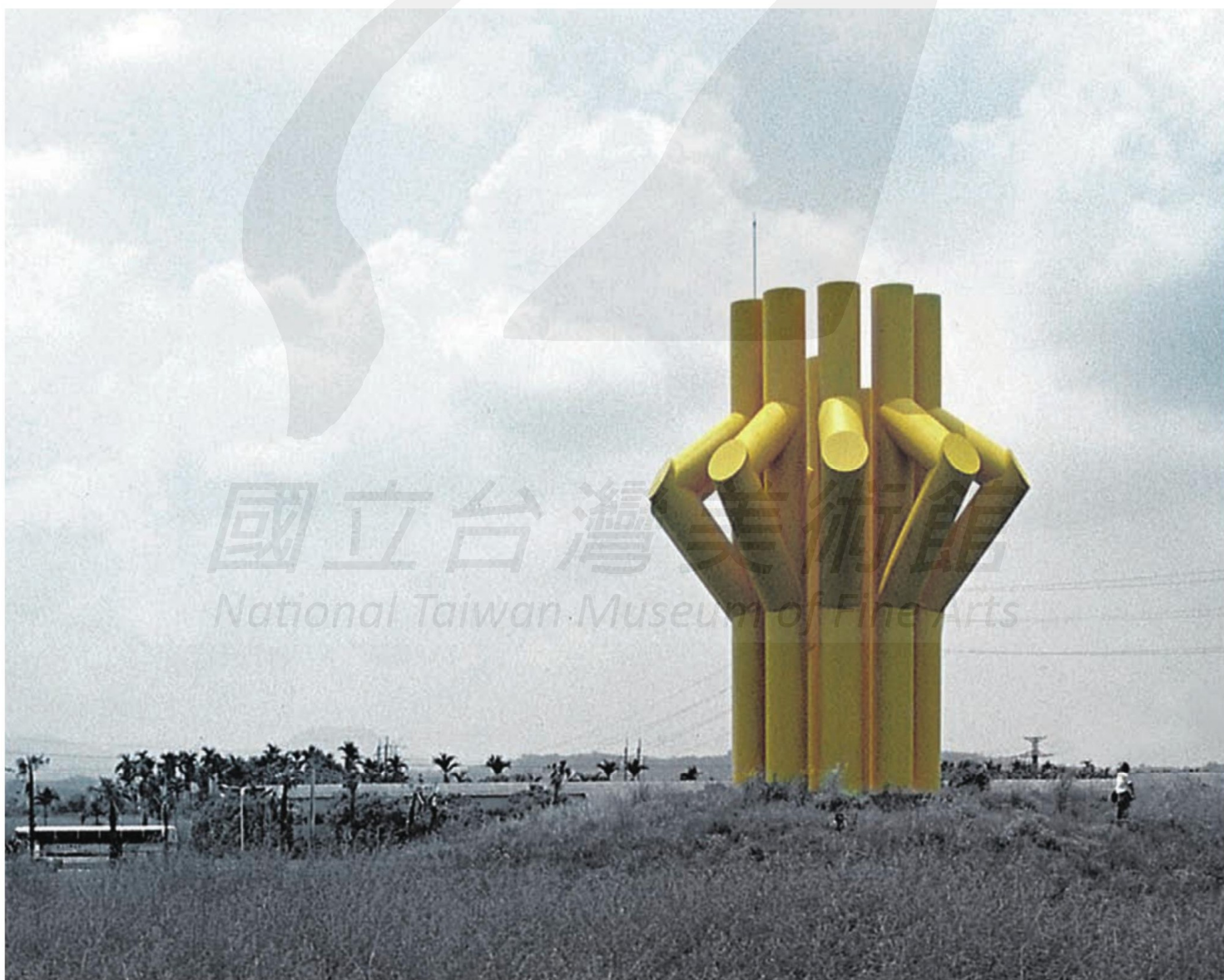
鋼鐵 行政院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典藏（鄭芳和攝）

高燦興

繼往開來——中埔情

2001 鍍鋅鐵烤漆

1200×940×1130cm



[右頁圖]
內湖高中典藏的公共藝術作品〈成長與教育〉。(鄭芳和攝)

考量有所扞格，因而藝術家如何在公共性與個人美學上取得平衡點，是優質公共藝術成功的關鍵因素。

2002年的〈成長與教育〉是座落於內湖高中校園三件一組的鋼鐵雕塑，是以他原有的一件〈成長與教育〉(1990)為主，再配上兩件如網狀般的有機造型雕塑，三件作品彼此相互對話，一個是在壓抑式、封閉式的框架中成長，一個是敞開式的自由成長，一大一小、一高一矮的張力結構，是高燦興以幽默、調侃的方式作為譬喻，意味著學子在教育體系中自然成長，塑造成獨立自主的人格，一如織出一張無限伸展的大網，潛能將無限開展。

高燦興在校園公共藝術上較能將創作意識盡情發揮，而無太多的限制，也比較貼近他自身的創作風格；這也是一組藉外在雕塑情境，抒發藝術家自身內在成長心境的作品。如何藉焊鐵的雕塑語法，形塑成藝術，一直是高燦興不斷精進自己的鍛鍊方式。至於觀眾如何欣賞這類充滿結構感的立體抽象雕塑？高燦興直言不諱地指出：「這類鋼鐵的現代結構若從表面的形式上看來，或許無法解答觀賞者實質上的需要，因此

2002年，高燦興（右1）於國立中央大學藝文中心舉行個展，為到訪參觀的北美館友人解說作品。



人們必須以一種不同的心理調整，以及利用人們藉以面對『每日多變的世界』之不同邏輯去接近它。」只因藝術家也生活在當代社會，他每日萃取生活中的所感、所知，再創發為藝術。

在〈成長與教育〉之後，便不見高燦興的其他公共藝術，這正流露出一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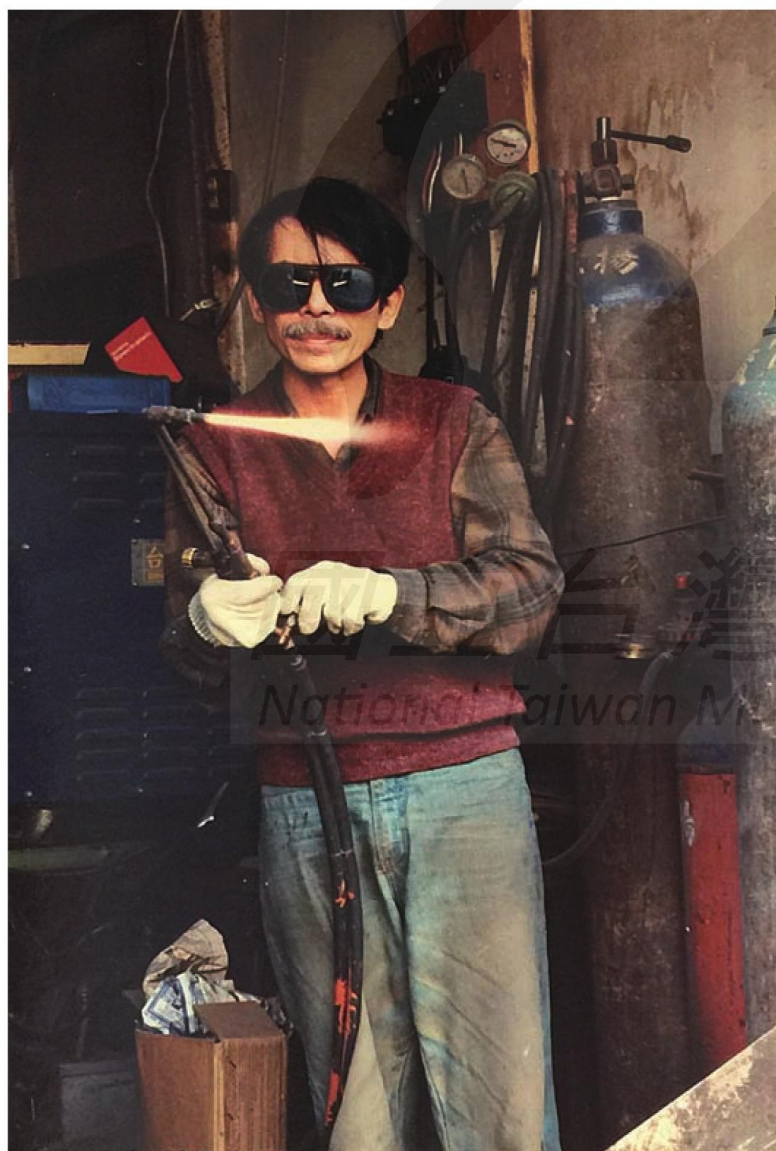


藝術家的真性情，當創作總是綁手綁腳，無法盡情發揮，他寧可放下。他無法背叛自己的創作意志，也無法為滿足自己的追逐，捨去傾聽自己內在的聲音，只因他早已安於清貧度日。

■ 拼命三郎，熔焊鋼鐵藝術獲 吳三連獎

北美館1999年舉行一場別開生面又富歷史意義的「歷史現場與圖像——見證、反思、再生」展。為了不讓歷史事件重演，以藝術的昇華縫合歷史的傷痕，展覽場的入口，便赫然矗立著一件大型的鋼鐵雕塑，氣勢磅礴，震人心魄，是高燦興的〈被火紋身的烙痕〉（1998）。

焊槍是高燦興創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。



勢磅礴，震人心魄，是高燦興的〈被火紋身的烙痕〉（1998）。

〈被火紋身的烙痕〉以不鏽鋼為主體，又焊接鐵，鐵鏽的斑駁表面，烙鐵的道道痕跡隱喻臺灣人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傷痛。沈重黝黑的鋼鐵如銅牆鐵壁，有時生命如此沈重，無法磅秤；有時輕盈如頂端的鐵網雲朵，似也暗喻著歷史的肉身可以如此老毀，靈魂的演繹，可以輕鬆存活，在悲情中蛻化。高燦興雕塑的觸感，觸動著生命的共感共振，那是見證歷史圖像之後，再生悲憫的感恩之心。

高燦興常說：「20世紀尾端趕快努力的人，必定是21世紀初要成為藝術家的候選人！」從來把一天當兩天用的高燦興，20世紀末就時常陶醉在大量的勞動與創作過程中，以一隻發光的焊槍，



高燦興 鏡花水月 2001
不鏽鋼 46×37×25cm



高燦興 隕星 2001
不鏽鋼 17×11×10cm



高燦興 鋼鐵雕塑的DNA (1) 2000 不鏽鋼、鐵 48×37×205cm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



高燦興 鋼鐵雕塑的DNA (2) 2002 不鏽鋼、鐵 57×53×165cm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

[右頁圖]

高燦興 化身 2000
不鏽鋼 34×18×15cm

熔焊他的表意識秩序與潛意識衝動，在鋼鐵雕塑中開展觸覺性材料的極限。他在現代鋼鐵雕塑中的手感實作、材質實驗或美學觀念，無疑在眾聲喧嘩的世紀末已自成一格，在國際藝壇引起眾多回響。

果然一進入2000年的21世紀，高燦興就榮獲第二十三屆吳三連獎。當他發表致詞感言時，他引用當年就讀國立藝專時，他的雕塑系主任李梅樹的話說：「藝術家必須認真創作，時時檢討自己的作品，即使做到餓，做到死都不應有怨言。」又說：「過去我已經做到餓了，但我仍謹記恩師的教誨繼續堅持，獲獎後我要更努力創作，做到生命的終點。」五十六歲的高燦興，仍不忘二十五歲學生時代恩師的叮嚀，且三十年來以身作則，奉行不輟，敬業精神令人感佩。

高燦興 316L 2002
不鏽鋼、木頭
42×37×15cm

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〔上圖〕

高燦興就讀芳邦大學時期的學生證。

〔下圖〕

研究所時期高燦興與他的素描作品。

永不退轉，六十歲獲美國芳邦大學碩士

生命行經耳順之年，2003年近六十歲的高燦興，興致勃勃地遠赴美國密蘇里州芳邦大學（Fontbonne University）藝術研究所攻讀，彌補他年輕時未能與同是藝專畢業的戴壁吟，共同赴西班牙留學的遺憾。學校許

多教授看到他的國際展歷與雕塑，都認為他根本不用上課，只要交作業就可以，但他仍然堅持去上課，沒有一堂課不到，也沒有一堂課遲到，即使假日美國同學都去工作或休息，臺灣同學都去旅遊或參觀，他卻一個人還





【左圖】
2004年5月，高燦興與校長於畢業典禮時合影。

【右圖】
高燦興 粉紅夫人 2004
石膏 高50c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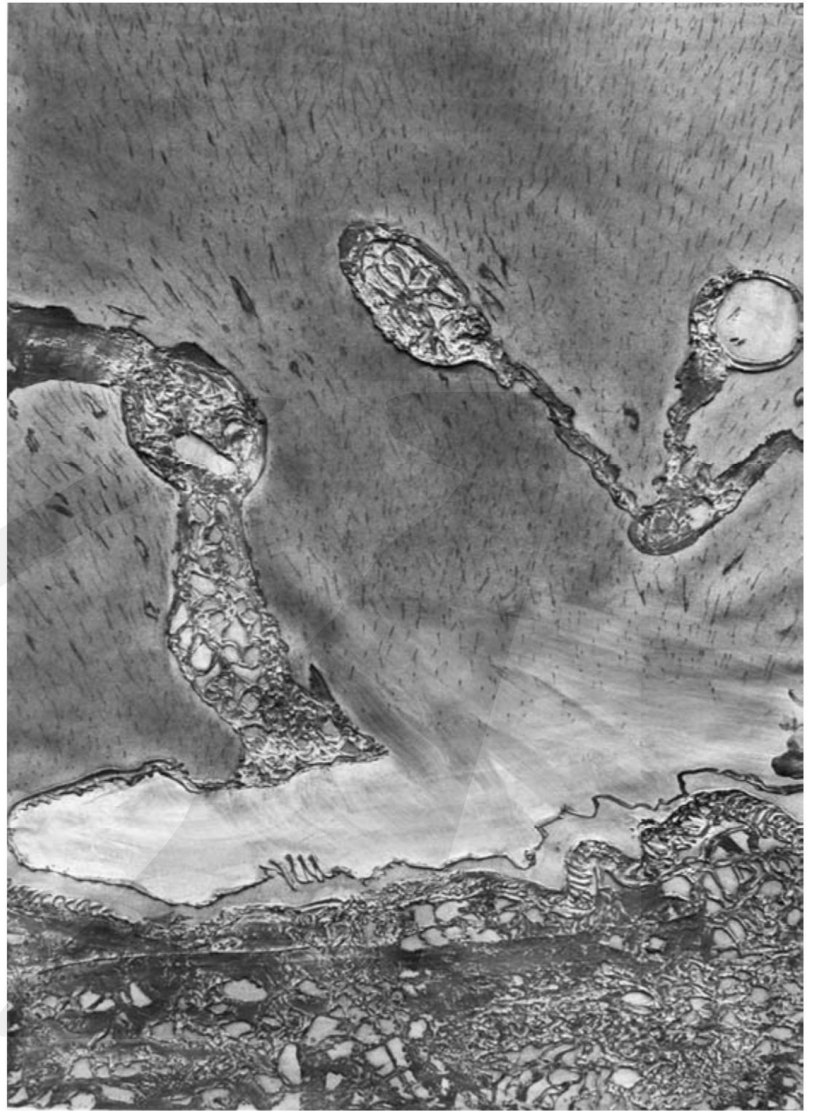
在用功，直到深夜11、12點，校警向他道晚安，翌日清晨4點又驚訝地向他道早安，好奇地問道：「你為什麼這麼努力？」高燦興心裡只是想即使許多課程他早就學過了，甚至自己也教過，不過倒可以溫故而知新。

學校的教授看到如此用功的一位老學生，又是這般優秀的藝術家，便熱心地推薦他轉到別所大學，或許他會得到不一樣的收穫。然而高燦興覺得只要融會貫通，在哪間學校上課其實並無差別——也許差別就在於吃，學生餐廳的廚師，每次清晨看到一位瘦小又彬彬有禮的東方人第一個來報到，總是毫不吝嗇地給他雙人份，讓他吃得痛快，心滿意足地去上課。

經過這一年的海外留學重當學生的經驗，高燦興深深地感覺到留學或在國內唸書都很好，不用羨慕在國外留學的人。他也深切地體認到他的家族鋼鐵事業，帶給他的黑手背景，是一般雕塑家難有的經驗，他再



〔左圖〕
2004年，高燦興留美時期的
雕塑作品。



〔右圖〕
高燦興2004年的作品
111×84c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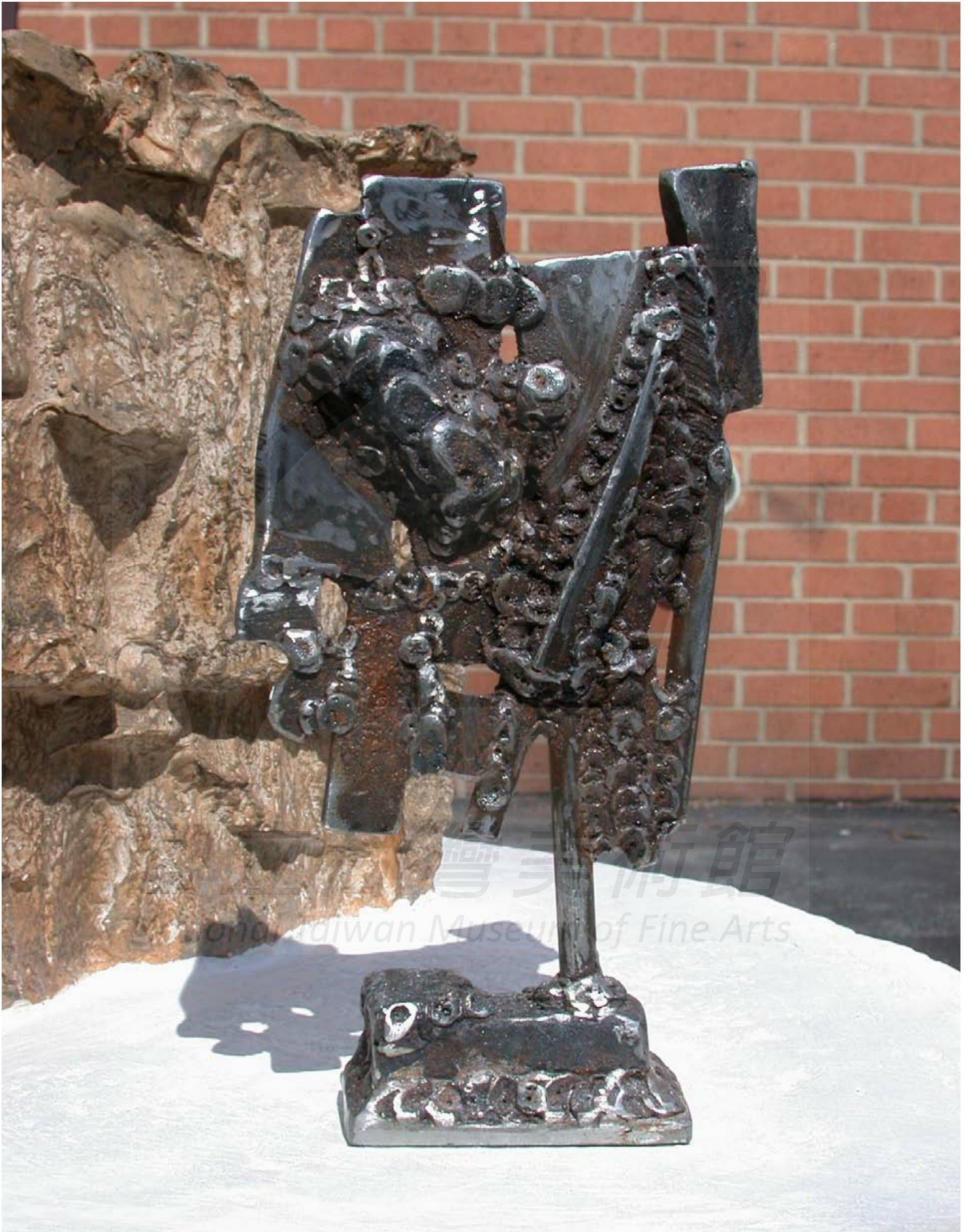
次認定如果要當藝術家就得好好做，那才是顛撲不破的道理。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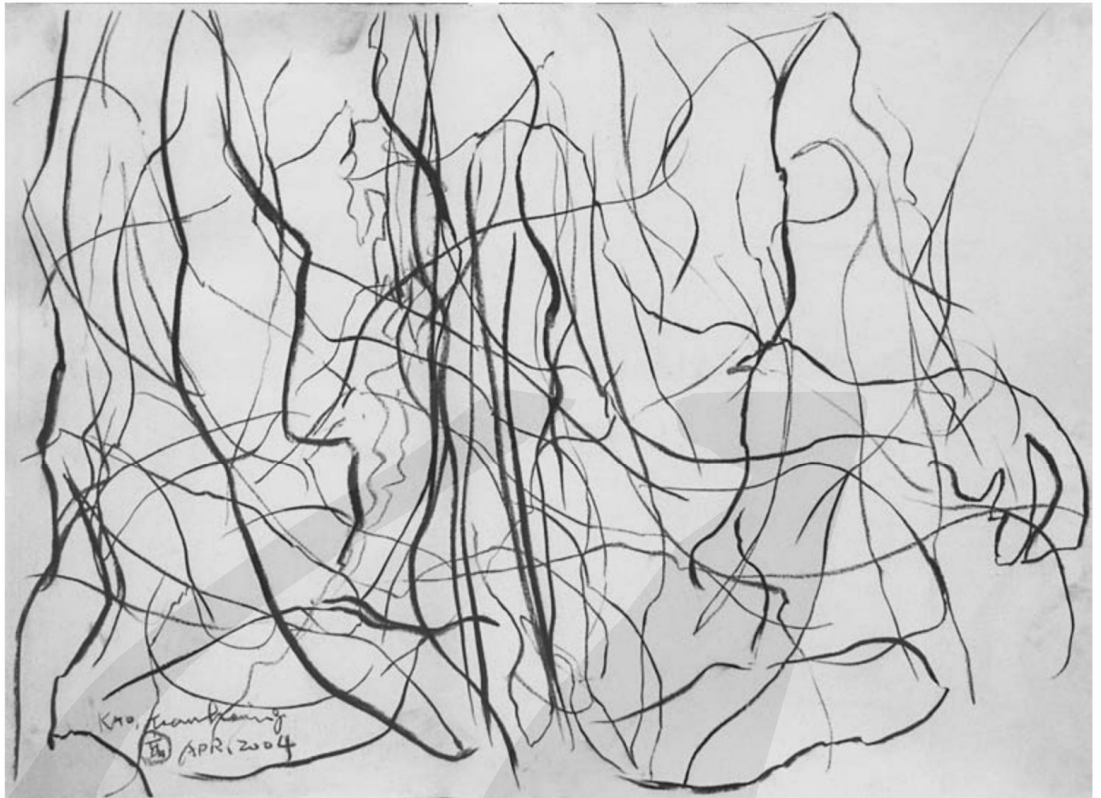
■ 瀕臨死亡，在愛的挹注裡擁有一個家

2007年6月的某一天，高燦興忽然不明究裡地頭痛欲裂，經過許多奔波與診斷才確認，腦部中央長瘤，因惡性腫瘤長在腦幹旁，為避免危險，醫生決定不開刀而直接以化療及放射性治療醫治，當時醫生偷偷告訴家屬：「病人將不久於世。」囑咐他們搬到安寧病房。現在高燦

〔右頁圖〕
2004年，高燦興留美時期的
鋼鐵雕塑作品。



高燦興 素描 2004
電腦輸出 84×111cm



2007年，高燦興腦癌化療期間的神態，眉宇間有著超脫凡塵的祥和感，猶如出家僧。



興豐盛的戰鬥力轉為對付病魔，餓了幾十年的他，身體極為虛弱，卻仍擁有鋼鐵般的意志力。當他接受精密儀器「核磁共振」檢查時，雖然左右耳輪番充塞鏗鏘聲響，耳朵飽受噪音干擾，所幸平日在工廠已飽聽不少敲擊聲，他倒覺得那種不同節奏感的聲音，很像當代音樂的幻想曲，每一趟進入檢查，他的身心像是受到一場奇異音樂的洗禮，而不以為苦。他痛徹心扉地密集接受化療，上蒼已饒過他一劫。

2008年當筆者拜訪高燦興時，他因化療，頭髮全數掉光，猶如一位出家僧。其實他本來就是一位藝術的苦行僧，如今掛單在臺北天母。我訝異他已出院，卻仍睡著與醫院一模一樣的病床，難道不會讓他覺得一直在生病嗎？經他解釋才知那張可以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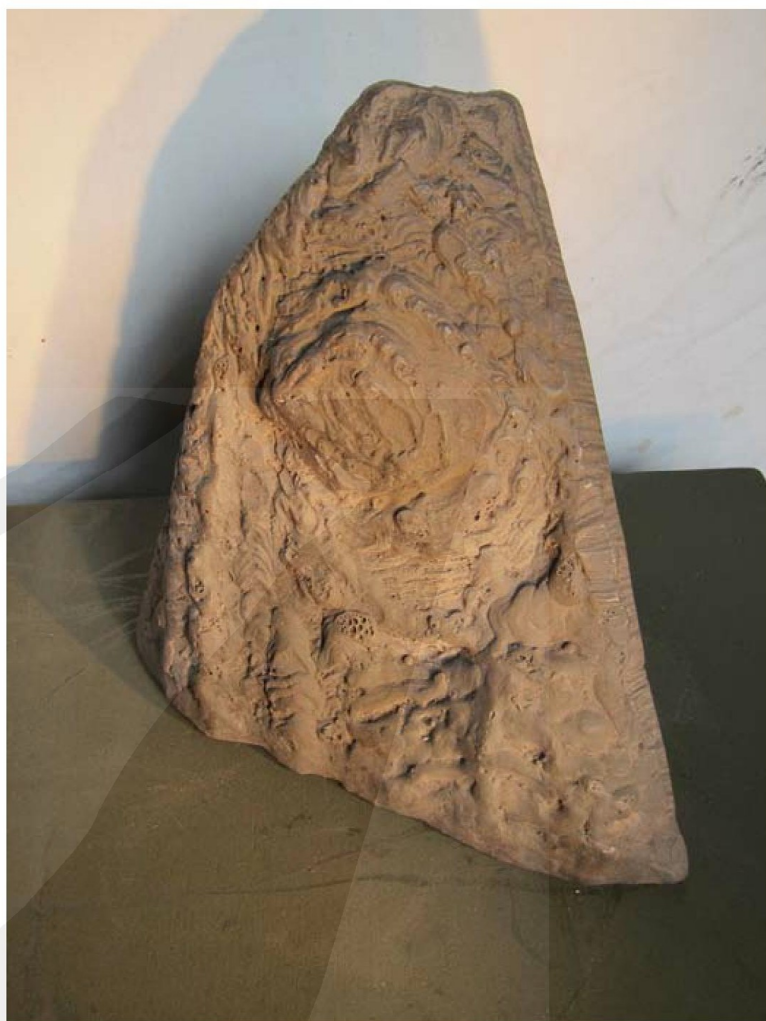
2008年，高燦興筆下的大吳。

由升降的床，比較適合他的作息，躺臥也較為舒服。

而此時一向單身，孤獨一人生活的高燦興，身邊多了一位女性友人照顧，她是高燦興病危時，在札記上寫著的「她是最愛的人」。這位朋友口中的「大吳」吳月娥，為了照顧她心目中的「高老師」，她甘願放下一切，洗手做羹湯。在大吳的全心呵護及愛的澆注下，點亮了高燦興失落的心境，他們共同戰勝了病魔。高燦興曾經告訴過他的學生，他所以一直堅持創作，「主要是二十多年前他已經放棄了一切，包括成家立業」，而這個聰慧的女子成為他最佳的守護者。



〔左圖〕
高燦興 烙印 2003 鐵
25×28×18cm



〔右圖〕
高燦興 烙印 2003 鐵
20×20×23cm

經過一年的休養，高燦興的生命從未如此清閒過，過去他總是分秒不浪費，是否上天垂憐他，為了讓他放慢腳步，慈悲地派遣一位溫柔的天使與他常相左右，要他好好咀嚼餘生的滋味。

賽斯（Seth）說過：「身體的疾病常常是由心靈壓抑而來，疾病往往只是個『提醒服務』要你採取行動而造成轉機。」的確，如果不是生病，高燦興不會停下來，他的生活務實而緊湊，永遠是創作比生命重要；而他孩提時代由於母親早逝，弟弟仍在襁褓之中，父親不得已再娶，他的繼母又接二連三生了五個小孩，作為要養一群小孩的母親，她早已被生活淬鍊得現實而剛強。而在父母夾縫中的高燦興，不忍違逆他們，許多事只能打落牙齒和血吞，一再隱忍。他在一篇〈學習雕塑的經過〉中寫道：「回憶往事，令人心酸。」這些辛酸的往事，令他心裡淌



高燦興 烙印 2003 鐵
25×27×16c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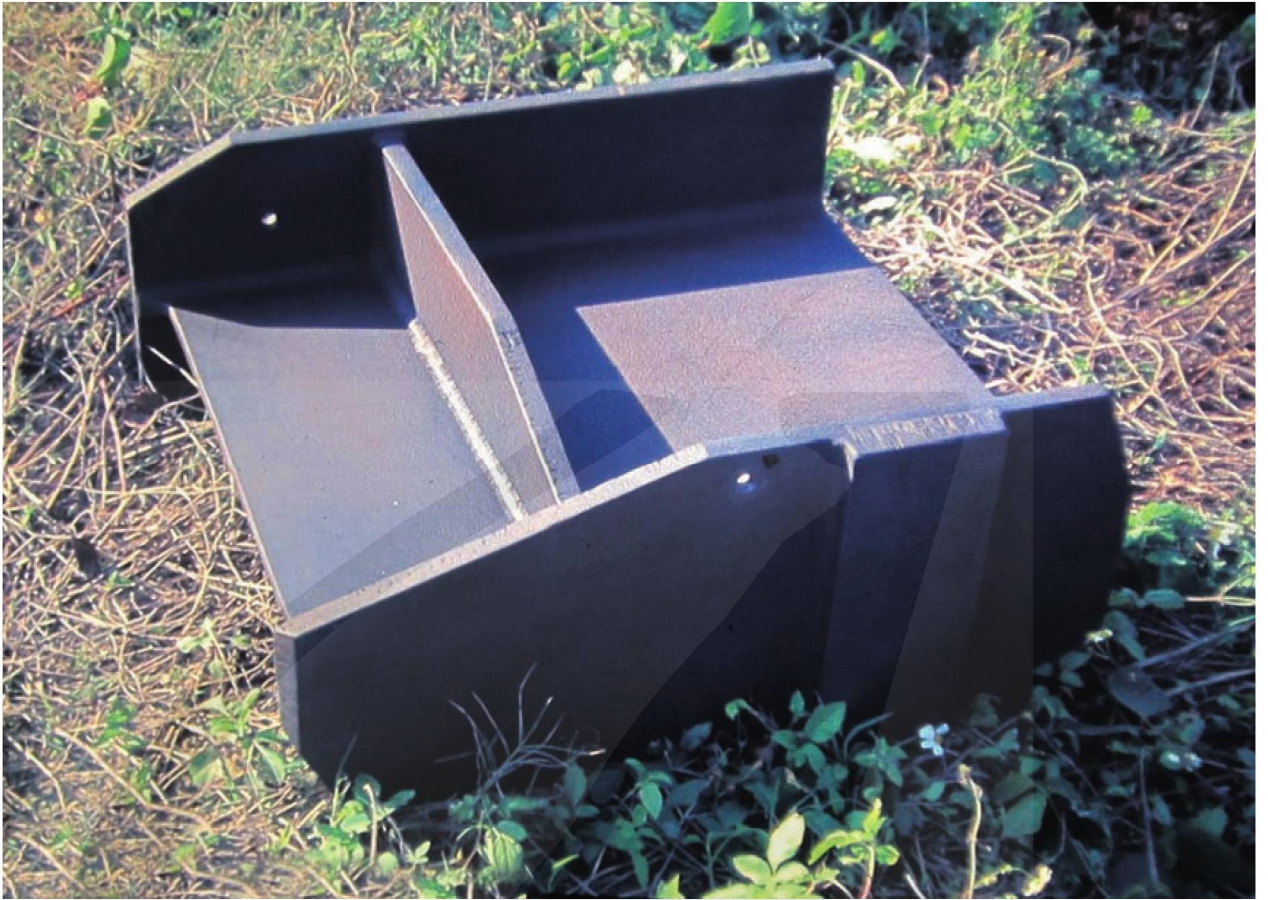
血，他幾乎很少向人吐露，全數積壓在他內心深處，一如他那件〈我心深處〉(P49) 盡是糾葛交纏、心痛如絞的線條，在生命低谷時他也曾動過自殺的念頭，這也是為什麼許多人看了他1991年在北美館的個展，都覺得他的作品充滿悲苦。

成長對他而言，是一場痛苦的歷練，加上他單身一人，又疏於照顧自己的身體，執意「做到餓」、「做到死」，也許上蒼不忍讓他就此湮沒於世間，只好以病痛來提醒他，讓他在瀕死邊緣，卻又不致於喪失生命。病後他若有所悟地告訴筆者：「今後我要認真吃飯，好好生活。」

的確，他必須認真吃飯，把吃飯當一回事。病癒後，他養成良好的作息習慣，每天早上與大吳固定一起運動，他散步活絡筋骨，她打太極拳，之後再一起用早餐，生活步調順其自然。她為他準備可口的便當及

〔右頁圖〕

高燦興 鐵構 (2)
2002 鐵
61×49×98c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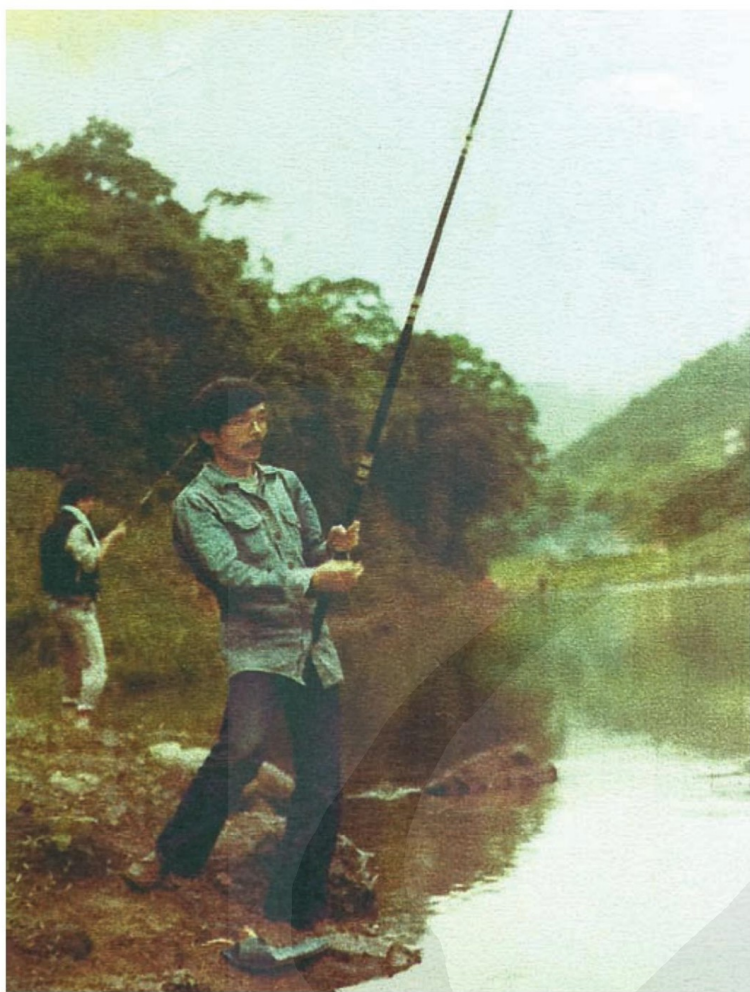


高燦興 鐵構 (3)
2002 鐵
70×60×30cm



高燦興 鐵構 (6)
2002 鐵
尺寸未詳





高燦興年輕時嗜好釣魚，攝於坪林。

新鮮水果，再開車送他去五股工廠。他並不能太大動干戈，但在工廠做做小件的作品，他的心總是比較踏實，畢竟他是個離不開創作的人。不過，他也不忘以自己的生病告誡學生：「做藝術家要非常努力，但不一定要像我這樣，我也是時代養成的，我的處境有我那時代的不得已。」

他的生活不再像以前那麼緊繃，有時他也會到住家附近的士林雙溪左岸重拾釣竿，回味遺忘許久的嗜好。而她也常開車載他，一起去吃他愛吃的清燉牛肉麵，或品嚐其他的小吃或糕點，他開始體會創作不是生活的全部，歇一歇享受當下也無妨。

在一部《告白》的影片中，高燦興有感而發地說：「我從病中學到許多人生的

智慧，不但要好好養生，要休閒，而且我還是堅持要好好工作，不需偏廢。過去我是偏廢，做到廢寢忘食，太久以後，體力透支，生了這場病後，身體只有一個，透支一次後，沒辦法再透支第二次。」

可是當高燦興重回工作室創作時，他不免忘記時間。有一次晚餐時間，大吳未見他回家，打了好幾通電話，都無人接聽，她心急如焚，不知發生了什麼事，趕緊請住在工廠附近的助手，幫忙查看一番。只聽得助手回電：「老師就要回家了，他太專注工作了！」此時她才放下心中的不安。這種甜蜜的負擔，素樸真摯，她以無比的愛，把他生命中的潮濕漸漸烘乾。她懂得他的藝術，了解他的苦楚，她小心翼翼把這分「憐惜」藏在心底，只是對他百般地呵護，名份早已拋諸腦後，她只想好好陪他走下去，嗅聞人間的好滋味，嚐嚐人間的美食，感受人間的溫度。從此兩人，形影相隨。

再度奮起，威尼斯 雙年展綠色狂想曲

美術，可以為社會勾勒未來的願景，提出新的生命倫理觀嗎？藝術家與他作品材質的「物」存在著什麼關係？藝術家跟他的創作客體，在朝夕相處下，能進入主客體合一融入，跨物界的緊密契合情境，一如塞尚跟他的聖維多克山嗎？

2013年，策展人羊文漪以「綠色狂想曲：跨物界共生起舞」為展覽主題，邀請高燦興、黃銘昌、周育正三位藝術家參加「威尼斯雙年展」平行展，探究藝術家與材質之間的互為主體，物我合一的共生關係，同時以綠色召喚出人類可以在地球上與自然環境中所有的「物」和平共生的觀念。



2013年，高燦興攝於威尼斯慈悲聖母院。



2013年，高燦興應邀參加第55屆威尼斯國際美術雙年展平行展「綠色狂想曲」。



高燦興 環保方塊 2004
鐵烤漆 150×50×40cm

布朗庫西 吻 1916 石灰石
58.4×33.7×25.4cm
美國費城美術館典藏



踏入威尼斯的慈悲聖母院中，彷彿漫遊於草原，一塊150公分大的〈環保方塊〉，像是一片褐色泥土掛在牆上所長出的如茵綠草；又有〈仲夏之夜〉，一團團不同綠色調的草，在地上不斷蔓生；〈春〉是

如物體般又像人站立的草，乍看之下有如布朗庫西（Constantin Brancusi, 1876-1957）的〈吻〉，兩人的親密擁抱；而〈綠草奇緣〉（P.119），是一片草與工業文明的鋼鐵焊痕共存共榮，吊掛在牆上，又伸展到窗戶，一片欣欣向榮。高燦興認為現代鋼鐵雕塑家是「不斷的分析或發現生活中的內在現象，進而表現出『再造觀念』」。高燦興以廢棄的鐵屑，化腐朽為神奇，再造出綠色天地，使藝術如魔法般神奇，同時也表現出內在的精神意涵，一種生生不息、循環往復的「道」。鋼鐵雕塑始終包含文明性格，更能反映現代化世界所遭遇的各種命題，使藝術家融入更多的人文關懷。此外，高燦興又受邀參



高燦興 春 2004
不鏽鋼、鐵
150×45×45cm

加威尼斯麗都島（Venice Lido）的國際戶外雕塑展。

在鋼鐵雕塑世界闖蕩三十多年的高燦興，奇思異想地把原本他以鋼鐵熔接、焊燒所呈現的量塊體雕塑，代之以廢棄物的鐵屑，將它浸泡、再捲曲成團，化為草的意象；茂密叢生的綠草，又象徵著臺灣人如小草般堅韌的生命力。高燦興以廢棄物回收、染色、組合，為自己的鋼鐵雕塑拓展出另一種新面目，那是一種詩意的、柔情的、象徵的、環保的，

【右頁圖】

高燦興 綠草奇緣 2005
不鏽鋼、鐵
200×117×20cm



2013年，第55屆威尼斯國際美術雙年展平行展「綠色狂想曲」展場一隅。

人與物，自然與文明的對話與共生的舞動新關係。高燦興使用工業廢鐵屑擬仿纖細的綠草，不斷滋生、繁衍。彷彿與擅於活雕塑，以自然材料塑造成簡約形式，關懷土地、全球暖化，讓作品長滿青草，滋育不斷的瑪格·韋伯斯特（Meg Webster, 1944-）的〈青苔床〉、〈雙丘〉或有些許血緣關係。

【下左、右圖】

在威尼斯雙年展時，高燦興巧遇同班同學奚淞，回臺後奚淞以毛筆親函高燦興，並寄贈〈慈經〉，願他遠離煩惱，平安快樂圓滿。

